

易堂



赵 园 著
江西教育出版社

寻 踪

关于

明

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

写这题目,我的兴趣仍然在“人”
在特定环境中人的生存方式与人生选择
在那一时期士人的所谓“心路历程”
易堂吸引了我的,毋宁说是其“表述”
尤其其中人物的自我刻绘与彼此状写
我曾由易堂诸子的文集读“言论”
这回则是读“性情”、读“行踪”、读人与人的关系

我对自己说,我所能做的
只是尽可能地凭借文字材料构建意境
而不是复原“历史”
即使真有遗迹在,我所能面对的
仍然更是“叙述”而非“事实”

这本小书所写,的确是一个发生于“危机时刻”
至少要部分地由“危机”来解释的故事
易堂故事最初吸引了我的
确也在伦理方面
朋友,兄弟,师弟,以至夫妻,尤其朋友

光明俊伟的人格,任何时候都会令人神旺的吧
至于某个人物的魅力,自然会销蚀在时间中
但它们毕竟以其短暂的存在照亮过他人
即令细微如烟火,也是美丽的
易堂诸子孜孜于“求友”,以他人丰富自己的人生
我则经由学术“读人”
也以关于人的了解丰富了我的生活
在写作了本书后,易堂诸子在我
已非漠不相关的异代人
他们由故纸中走出,径直走入了我的世界



寻
踪
丛
书

赵 园 著

易 堂 寻 踪

——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
体的叙述



A0975893

江
西
教
育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易堂寻踪/赵园著. —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 2002. 1

(寻踪丛书)

ISBN 7 - 5392 - 3686 - 8

I. 易... II. 赵... III. 知识分子—研究—中国—
明清时代

IV. D663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86164 号

易堂寻踪

——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

赵 园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URL: <http://www.jxeph.com>

E-mail: [jxeph @ public.nc.jx.cn](mailto:jxeph@public.nc.jx.cn)

(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24 开本 7.5 印张

140 千字 印数: 1 - 2300 册

ISBN 7 - 5392 - 3686 - 8/Z·110 定价: 19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向我社出版科调换

总序

陈平原

如果你对悠久的中国文化有兴趣,而且恰巧又喜欢旅行,那么,你肯定会有这样的经历——烟雨迷蒙中,抬头一看,迎面走来李太白的“蜀道”、苏东坡的“赤壁”,或者鲁迅的“社戏”、朱自清的“荷塘月色”。那时,你很可能心头一紧,眼泪险些掉下来。真没想到,“历史”和我们竟“近在咫尺”!

这个时候,该抖落的,不是什么“历史的尘埃”,而是你我因琐碎的日常生活而养成的感觉的麻木与性格的卑琐。在不尽如人意的人生旅途上,邂逅“秦时明月汉时关”,并借以穿越时空,尚友古人,阅尽人世沧桑,实在惬意。可惜,并非每位读书人都有如此“艳遇”。除了时间与金钱的限制,还包含着知识储备与审美能力的差异。这个时候,你很可能希望找到一位热心、有趣而且善解人意的好向导,以便追随其纵横古今、驰骋八方。既经得起书斋中的认真品味,又可以在旅途上随意翻阅,这样的书籍,其实并不好找。此等境界,不是无人想到,而是很难做到——不能太轻,也不能太重;不能太深,也不能太浅;不能太雅,也不能太俗。如若悬的过高,很可能一无所成。这里只是希望在幽深的历史情境与平实的日常生活、冷僻的书斋与广袤的大地之间,架一座五彩斑斓的小桥,以便有心人在上面悠闲地漫步。我曾经将这种介于学术论

文与散文小品之间的文字,称之为“第三种笔墨”。有学问家的底子,而且用的是专题研究的架势,围绕某一课题集中写作,因而不像一般随笔集那样汗漫无所归依;但毕竟不是专门著述,不必正襟危坐,心态以及笔墨都尽可能地放松。之所以只提“尽可能”——而不是“彻底”——放松,是因为意识到其中的陷阱。实际上,“面对大众”这一写作策略,并非轻而易举;相反,很可能是另一种苦心经营。经验丰富的作者与读者,大都有这样的经验:厚重的大书容易藏拙,反而是小书,稍不留神,即出乖露丑。钱钟书的《围城》里有这么一段话,大意是:猴子登高,容易露出红屁股;但并非坐在地上时屁股不红,只不过人家不注意罢了。此妙喻可略为转化:小书之所以难以藏拙,因其便于阅读;一旦备受关注,就很容易露出见不得人的“红屁股”。

正是在此意义上,我强调所谓“第三种笔墨”不是退而求其次,而是“另一种苦心经营”。经营学问,经营文字,经营心境,更经营感觉与趣味。因此,套用一句国人大都耳熟能详的政治术语,此乃“外松内紧”。既不故做“放松”科,更不比附“行走文学”,这里所收的著述,大都是书斋里多年经营的结果,只不过以旅途为线索,且出之于随笔文体。

在我看来,图文并置不仅仅是为了好看,更希望二者之间能够互相阐释。这样一来,图像与文字的作者,最好能够合一。换句话说,假如希望图像乃文字的自然延伸,图文最好同时生产——只有在文字作者眼前浮现的,才是最恰当的风光与情景。这一追求图像与文字“亲密无间”的制作思路,很可能会以降低图像的精美程度为代价。毕竟不是专业画家或摄影家,其对于图像的制作、品味与呈现,自不能与其娴熟的文字能力相媲美。这种“爱美的”(amateur,业余的)图像制作,对于这套丛书来说并非缺陷,因其正好与我们的另一思路相吻合:图文书不应满足于成为图书馆的收藏或鉴赏家的把玩,而应该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融合专家的学识与文人的趣味,兼顾读者知识与金钱两方面的接受能力,而且还希望经得起爱书人的再三品鉴,这样的好事,自然不会从天而降,只能寄希望于学界同人的通力合作。

作为这种理想的“小书”的热心读者,我翘首以待。

2001年11月15日于京北西三旗

目录

总序	陈平原
----	-----

南昌—赣州	001
-------	-----

宁都	011
----	-----

宁都·翠微峰(一)	033
-----------	-----

宁都·翠微峰(二)	080
-----------	-----

宁都·冠石	111
-------	-----

南丰—星子	138
-------	-----

附录一	143
魏禧《翠微峰记》	143
彭士望《翠微峰易堂记》(节录)	145
附录二	151
赵园《走过赣南》	151
附录三	159
本书征引诸书版本	159
后记	162

南昌 — 赣州

1

客机飞临南昌机场时，在倾斜的机翼下，我看到了红黄相间的田块。黄的应当是油菜花。直到更接近地面，我才看清了，红的是泥土。在这一刻，我有隐约的激动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正在接近我的故事发生的地方。此后的一周里，我一再看到红土地，看到赭色的山壁。我的江右印象，就由这红与浓绿涂染而成。

动身来这里之前，我对于明清之际一个被称做“易堂”的群体发生了兴趣，读了其中人物的文集。这些今天已乏人问津的文集向我讲述的，首先是一个个关于友情的故事，与此线索平行或交叉的，另有关于兄弟、夫妇、师弟等等的故事。我当然明白，无论朋友的还是兄弟的故事，都已然古老，却仍然认为，我的这些发生在动荡时世的故事，当由一些鲜明生动的个性演绎时，与平世的同类故事势必有所不同。我将由南昌再度启程，



向距这里数百公里的赣南山中寻访那些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人物，在这省城不过稍事停留。

行前我就由文献中得知，南昌地处“百粤上游”，为“三楚重辅”，在本书所写的那时代，被由军事的角度，视为“咽喉之地”（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84第560页）。元末群雄逐鹿，鄱阳湖曾有过激战。二百余年后，明清易代之际，南昌几乎成了炼狱。其时客居江淮的王猷定（于一），听家乡来说，南昌的东湖“蓬蒿十里，白昼多鬼哭”（《东湖二仲诗序》，《四照堂集》卷2）。施闰章也曾慨叹道：“流血一何多，江水为之深。”（《同门李东园按察豫章乱后感寄》，《施愚山集》诗集卷12）

抵达南昌的次日，我就走了东、西湖。两湖自然经了整修，西湖有鸟市，东湖则到处可见神态悠然的退休者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些公园中休闲的

南昌·西
湖鸟市





南昌·八
大山人纪
念馆内

老人，其先辈是否就是那次劫难的孑遗？

我正待寻访的人物中，有南昌人彭士望（躬菴），是其时江右的文人，对明末南昌的繁盛及劫后的残破有过记述。据彭氏说，战乱前的南昌，“东西湖最盛，诸府第高明之家、试士院皆临湖。湖东泚为孺子亭学舍，容生徒百十人，与三洲蔬圃相望”，湖中则有“轻舫画舫”，觴咏杂歌，“丝竹管弦，出没于烟波雪月之际。桥流宛转，花屿萦回，水禽时鸟，翔鸣上下，台榭阁道卉木，士女姣好，望之若画图，今俱化为瓦砾，灌莽蔽之……”（《赠董舜民游江粤叙》，《树庐文钞》卷6）。彭氏对此，自不胜今昔之感。今天的东湖公园中，孺子亭、碑尚在。徐穉，字孺子，南昌人，东汉高士。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：“陈仲举言为士则，行为世范，登车揽辔，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为豫章太守，至，便问徐孺子所在，欲先看之。”



写上引文字时的彭士望，侨寓赣南已三十年，既目睹过当年的繁华，彭氏与一同隐居的伙伴，梦境总应当有所不同的吧。即如这昔日繁华的碎片，那些光与影，必定会久远地残留在他此后的生涯中。

离开南昌前，到了城郊的八大山人纪念馆。奇怪的是，由文集看，我所欲寻访的赣南的易堂诸子，似乎不曾与同为遗民且在南昌的朱耷互通消息，只有他们的门人梁份的文集中，有致朱氏的书札。

我承认我对这城市缺乏更广泛的兴趣，预定目标及“寻访者”的自我意识，缩小了我的关注范围。我竟然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去观看这城市。对于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一段故事的专注，使我对于眼前经过的纷繁人生视若无睹。即使这样我也知道，在这些像是并无特色的街巷中，在看似与其他城市一般无二的日常生活里，一定有所寻访的那段历史隐现其间，只是我不具备足够的敏感去辨识罢了。

2

由南昌乘火车抵达赣州时，我看到了一座整洁的小城。赣州是章、贡两江的交汇之地，我故事中的人物之一曾灿，一再称此地为“双江”。他的朋友陈恭尹说：“赣之为州，合章、贡二水而得名。”（《命儿赣字端木说》，《独漉堂全集·文集》卷15）当年或许曾经舳舻十里、灯火万家的？

赣州车站位于高地，四望空阔，并无我想像中的险要。我所寻访的人物称此城为“虎头城”，不免令我望文生义，以为类似雄关，却只看到了一些陵阜。很难相信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战事，在明清之际的大故事中，竟以情节紧张而扣人心弦。由现代战争的角度，你已难以设想赣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。而据上面提到的顾祖禹说，赣州府“接瓯闽、百粤之区，介谿谷万山之阻，为岭海之关键，江湖之要枢。江右有事，此其必争之所也”（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88第581页）。

由北京动身前得知的，是赣州连绵不断的雨，这里却一派响晴。在这小城宁静的午后，我所要寻访的，却是一个惨烈的故事：三百多年前，经历



赣州·清
水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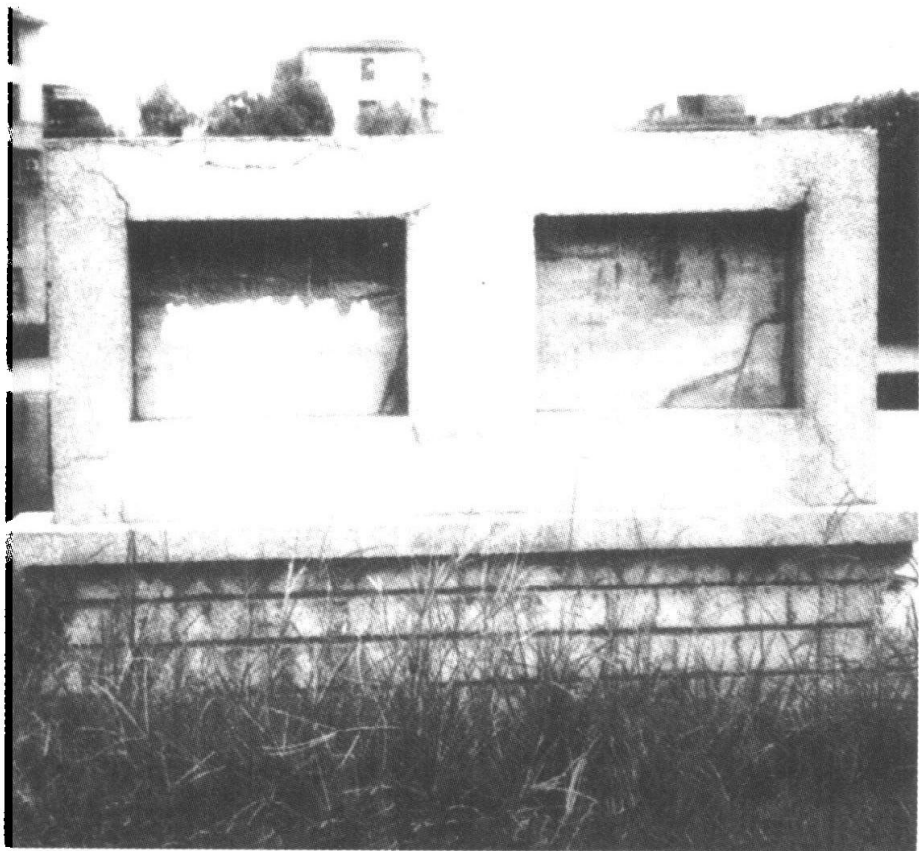
了抵抗清军的激战，围城陷落，一个叫杨廷麟的人物——他当时的身份，是南明隆武朝的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——在这城中一处水塘自沉了。

此外我还知道，他埋骨在章江边一处叫“杨秀亭”的地方，我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魏禧，曾在那片墓地留连，悲怆不已。我相信仅仅想到了这些事，就已足以使我对这城的感觉，与别人有了一点不同。那遥远年代的故事正如水似的，悄然浸润着我，而在寻访并试着讲述它的同时，我被自己参与营造的氛围笼罩了。

关于顺治三年（丙戌）赣州的战事，正史与私家都有记述：杨廷麟与万元吉守赣州，围城半年，城破，杨氏赴清水塘死。这天是十月四日。乾隆四十七年刊本《赣州府志》卷2《地理志·风土》：“赣州府风近闽、粤，而人抗志励节，有勇好斗，轻生敢死。”明清之际的这一仗，为上述“轻生敢死”

作了注脚。据陆世仪的《江右纪变》，三日清军攻入赣州后，“乡勇犹巷战久之。四日黎明，北人大至，城上发炮皆裂，遂陷”（黄宗羲《行朝录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2册第173页）。当时有一个来自宁都的青年，本来可以逃生的，却选择了与杨廷麟同死（《别驾杨公传》，《丘邦士先生文集》卷15）。

弘光朝覆灭之后，赣州之役原是绝望的抵抗，黄宗羲却还要说，“赣州之守与死者，皆三百年以来国家之元气也。”有一点大约是确实的，即赣州陷落，南明朝在江右的坚守从此溃决。方以智说，自杨廷麟等人死，“吉安山中之帜，先后俱尽”（《刘大司马传略》，《浮山文集前编》，转引自《方以智年谱》第171页）。其时的血，淋淋漓漓地渗入了泥土。而在这血战之余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，那段历史像是已溶入了空际，与他们杳不相关。想不到的是，那清水塘居然还在，被裹在杂乱无章的民居中，塘边是浮萍与



清水塘·
杨廷麟纪
念碑

垃圾，想必是孑孓的滋生地。

在此期间，来自宁都的曾灿曾试图召集散亡，助杨廷麟一战。那年灿二十岁。彭士望也曾为杨廷麟募兵九江，还曾在赣州陷落后赎救杨氏遗孤——在当时做这件事，不消说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而魏禧则自居杨氏门人，病故的前一年赴秦和就医途经赣州时，曾在杨廷麟墓前“拜伏，不胜呜咽”。那墓地当时已“荒冢蔓草，芜秽不治”（《崇禎皇帝御书记》，《魏叔子文集》卷17），斜阳中但见两岸蓼花，一江秋水（同书卷7《拜杨文正公墓》）。

黄宗羲也在同一年，到南屏寻找过张煌言的墓地。寻找，是一个意在记忆的动作。大约因了对遗忘的恐惧，叔子不厌重复地，一再提到杨氏墓地所在方位。据带我们到此地的赣州的张先生说，这一带后来叫“杨公地”，自然因杨廷麟而得名，可知他在清代，还被赣州人纪念着。居住在这里的人知道这地名，指点着大致方向。这儿是一带高岸，俯临章江。江面

赣州·中
山路骑楼





宽阔,有小火轮远远地驶过。张先生说,他儿时在这周围嬉戏时,杨廷麟的墓碑尚在。赣州正在实施“一江两岸”工程,墓地所在,是平坦的滨江大道,道边花团锦簇,全没有了魏叔子、曾灿所形容的“萧瑟”。隆隆的车声会不会使得杨公廷麟魂魄不安?

半年的围城之后,战事自然异常惨烈。一些年后,曾灿仍像是能听到战马的悲鸣:“记得当年万马嘶,虎头城外战声悲。”(《秋旅遣怀兼柬易堂诸子》,《六松堂诗文集》卷6)那年月,激战之后,往往有一“屠”——战胜者快意的杀戮。曾灿说赣州因了所处地理位置,出入多商贾,城陷之日,无分土著、商贾“皆屠之”,“其骨肉交道路,几与城齐,犬狺狺然走啗人骨”(《赠邑人杨君序》,同书卷12)。魏禧也说,丙戌赣州一役,“士民数百万,一朝如断齏”(《金坛王习之持〈易极拟言〉过访……》,《魏叔子诗集》卷4)。

至于上文提到的“虎头城”,则因赣州曾有虔州之称,虔字“虎头”。据说宋代董德元曾上言,说虔州号“虎头城”,非佳名。廷臣议,也以为州名有“虔刘”之义,因而改名赣州(《读史方輿纪要》第581页)。宋人未曾料及的是,纵然改了名,仍不能免此“虔刘”(即劫掠、杀害)。由后世看来,“虔”竟成了发生于明亡之际的杀戮的凶讖!

乱世诸事的荒谬、诡异,有不可以常情常理来论的;发生于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、局势反复,像是尤有戏剧性。围攻赣州逼使杨廷麟赴水而死的金声桓,竟于一年多之后“反正”(即降清后又归顺南明),其后是南昌的被围与陷落。城陷时金声桓竟也赴水而死,俨若轮回,以至黄宗羲不屑地说,既有今日,何必当初降清且“诛锄忠义”呢!南昌的围与屠,其残酷更有甚于赣州者。据黄宗羲《行朝录》,围城中曾杀人为食,“呼人为‘鸡’。有孤行者,辄攫去烹食”。由金声桓“反正”,到南昌被屠,不过一年间,“合郡之民,死者数百余万”(《黄宗羲全集》第2册第206页)。

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述中,随处可见“屠”的字样,事实却未必全如通常所想像。即使在腥风血雨中,小民的日常生活也会在顽强地继续,而由废墟上重建的速度,或也超出了人们的想像,而且总有人能由“死地”逃生。

赣州·郁
孤台



这场惨剧发生之前，彭士望和他的朋友林时益就已避乱到了赣南的宁都，南昌被围之时，他们已与宁都的魏氏兄弟住在了翠微峰，躲过了这一劫，因而被许为“先几”。这是后话。

在这小城中，甚至当年的废墟也片瓦无存，令你无从凭吊。血污，创伤，疤痕，丑陋、伤心惨目的一切，曾经刻画在砖石瓦砾上的，早已被岁月的潮水洗刷净尽。但赣州并不曾真的遗忘，它不过将“既往”包藏在了“当今”之中而已。清水塘不是还在？我们看到了城北的古城墙、贡江上的浮桥，看到了散发着古旧气味的沿街骑楼。较之此后行经的赣南小城，赣州有更多旧物的存留。只是不知这浮桥、骑楼还能保存几时，以及用何种方式保存。“现代化”像是一个迫不及待地删除实物历史的过程，上述旧物的被删除——整旧如新也是一种删除——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